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之旅
Travel of world Classical Works

1799-1850



世界名著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高老头 LE PERE GORIOT

【法国】巴尔扎克著 陈中凡译

1875-1876



高老头

Le Pere Goriot

【法国】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原著

Honore de Balzac



吉林文史出版社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头/徐潜,孙履芳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 11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之旅)

ISBN 7—80702—183—7

I. ①高... II. ①徐... ②孙...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20006号

世界经典名著阅读之旅

高老头

Le Pere Goriot

原著【法国】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Honore de Balzac

主编 徐潜 孙履芳

译写 李凤仙

责任编辑 周新英

责任校对 李洁华

装帧设计 张亚力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5.25印张

印数 1-7000册

书号 ISBN 7-80702-183-7 · 1 · 57

定价 8.00元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1799-1850), 法国小说家。他创作了九十一部独立的却连贯一体的著作, 组成了一系列配套又相互联系的小说和故事, 以《人间喜剧》而著称于世。

《高老头》是巴尔扎克众多作品中艺术性颇高的作品。语言生动,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巴尔扎克和《高老头》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 一七九九年至一八五〇年), 法国小说家。在一八二七至一八四七年, 他创作了九十一部独立的却连贯一体的著作(原计划一百三十七部), 组成了一系列配套又相互联系的小说和故事, 以《人间喜剧》而著称于世, 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包罗万象的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国社会风俗画。十九世纪上半叶, 评论家的分析对于理解他的目标的设定是极为重要的。通过对小说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成就的大胆类比, 他声称他的“研究”是以有条理的方法、严肃的目的和道德准则的理智范围来限定的。小说划分为主要的三大类: (一) 风俗研究, 这是范畴最大的一种, 下面又分为私人的、外省的和乡村的生活, 巴黎、军事的素材以及政治

学；(二)哲理研究；(三)分析研究。《人间喜剧》中的角色由二千多人组成，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物，如罪首沃特兰、高利贷者高布塞克，在几部小说中他们的人生经历都出现在不同的舞台上。在特色方面，巴尔扎克对超自然事物和神秘现象感兴趣，特别是在《哲理研究》之中，他乐于解剖人的激情和欲望，在个人和社会关系形成的过程中金钱的作用、环境对个人的决定性影响等。反过来，他也对在追求社会成就方面，促使个人的精力和抱负产生的各种原因津津乐道。他的杰作包括：《欧也妮·葛朗台》《人间喜剧》《驴皮记》《幻灭》《乡村医生》《搅水女人》《贝姨》和《邦斯舅舅》等。

《高老头》(Le Pere Goriot)是巴尔扎克众多作品中艺术性颇高的作品，整部作品语言生动，人物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令人感到为之震撼。

小说以一八一九年末到一八二〇年初的巴黎为背景，在偏僻的街区有一所沃凯公寓，住着身份迥异、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如法科大学生拉斯蒂涅、穷困的高里奥(高老头)、老姑娘米肖娜、苦役监逃犯伏脱冷等等。

故事以高老头与他的两个女儿的故事为主线，反映了黑暗的社会现实，揭示了巴黎社会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人物的各自风貌，暴露了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腐蚀作用。退休面条商高里奥把全部感情放在两个女儿身上，在他的努力下，羡慕贵族的大女儿成了伯爵夫人；喜欢金钱的小女儿成为银行家的太太，他还给了每个女儿八十万法郎的陪嫁。结果呢，随着高老头的金钱日益减少，他在女儿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每况愈下。

最后他被女儿们榨干了钱财而对他闭门不纳。当一文不名时，身患中风的他，临终时渴望见她们一面，她们却浓艳盛妆地参加舞会去了。穷死在塞纳河左岸阁楼上的高老头，临终前发出愤怒的控诉：“金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

当然，书中的主要人物不仅仅是高老头，还有拉斯蒂涅——一个不择手段、寡廉鲜耻的野心家和伏脱冷。特别是拉斯蒂涅，当他面对高老头的经历，并不曾唤醒他的良知，反而变本加厉地往上爬，读来令人发指。巴尔扎克自己也承认，《高老头》是一部杰作，但阴郁得可怕。是的，他所创造的人物令人毛骨悚然，但却如此令人信服。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对上流社会的鞭笞，以及对普通善良人们的同情，这些将永远是巴尔扎克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沈占春

二〇〇五年十月

目录

Contents

- I. 死气沉沉的沃凯公寓 1
- II. 令人费解的高里奥老头 10
- III. 野心勃勃的拉斯蒂涅 19
- IV. 初访伯爵夫人 32
- V. 再访伯爵夫人 38
- VI. 伏脱冷之计谋 53
- VII. 父爱无边 71
- VIII. “鬼上当”被捕 84
- IX. 女儿无情 129
- X. 父亲惨死 145

I. 死气沉沉的沃凯公寓

沃凯太太四十年来一直在巴黎开着一家膳宿公寓。公寓的房子是这位娘家姓孔弗兰的沃凯太太的产业，坐落在圣·热纳埃夫新街的下边，在一个地面斜向阿尔巴莱特街的地段上，交通很不方便，这里坡度又陡又急，因此挤在瓦尔德格拉斯医院和先贤祠之间的那些街道格外清静。两座高大建筑物抛下一片昏黄的颜色，笼罩着周围的环境。圆屋顶投射下来的这种惨淡的色调，使周围一切变得昏暗阴沉。街道上石板干燥，阴沟里没有污泥浊水，沿着墙根长满了野草。无论多么乐观的人来到这里，都会像所有过往行人一样无端地悲怆伤感。一辆车子偶尔在这里出现简直成了一件大事。这里的房子阴森森的，墙垣带有几分牢狱的气息。倘若有迷路者走到这里，所能看到的只

是一些公寓或私立学校、苦难的垂死的老人或是快乐而不得不埋头学习的年轻人。

公寓正面是小花园，屋子正好在圣·热纳埃夫新街右边的拐角上，远远看去似乎被劈成了两半。公寓正面，屋子与小花园之间有一条中间塌陷的石子路，约有两米宽。前面还有一条沙子路，两旁有天葵、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相间的大陶盆内。小道靠街的一头有扇大门，上方的招牌上写着：沃凯公寓。下方还有一行小字：旅店兼包客饭，男女不限。临街的栅栏门上装着一个声音刺耳的门铃。白天，向里望去，可以看见小路尽头朝街的墙上，画着一个青色的大理石式样的拱廊，拱廊里画着一尊爱神像。夜幕降临时，栅栏门上换上了板门。小花园的宽度同屋子的正面长度相等。园子的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围墙，另一边是邻居的墙。那墙上爬满了长青藤，把墙身盖得严严实实，这在巴黎显得格外交清秀幽，引人注目。每一堵墙边都种了一排排果树和葡萄，瘦小而布满灰尘的果实年年都要引起沃凯太太的忧虑，这也是她与房客谈天说地的材料。沿两堵墙各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小路通向一片椴树阴。两条道之间，一块方整的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两边是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周种了些蔬菜。椴树阴下摆着一张绿色圆桌，四周放了几把椅子。每逢大热天，一些有钱喝咖啡的房客，常到这里来品尝咖啡。四层楼外加阁楼的房子是用石块砌成的，粉刷成黄色，这种颜色差不多使巴黎所有的房子不堪入目。每层楼都开着五扇窗，全是小块的玻璃；遮光帘高高低低，极不协调。房子侧面有两扇窗户，下边的两扇装有铁栅栏。正屋后面有一个

二十尺宽的院子养着猪、鸡和兔子。院子里边是个堆放木柴的棚子。棚子与厨房后窗之间悬着一个食品柜，下面淌着洗碗池流出来的脏水。院子靠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避免恶臭常用大量的水冲洗院子，把垃圾从这扇小门扫出去。

房子就是为开公寓而设计的。底层第一间有两扇临街的窗户采光，通往外面的是个落地窗。客厅与餐厅相通，餐厅和厨房中间是楼梯间，楼梯的踏级由木板和彩色磨光地砖镶嵌而成。客厅里的景象再凄惨没有了：几个沙发和几把椅子，上面包的布尽是一条条忽暗忽明的纹缕。中间放着一张大石桌面的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瓷酒盅，酒盅上绘制的金线磨得所剩无几。这间房子的地板铺得很糟，四周的护壁只有齐肘高，墙壁其余的地方糊着油光纸。石砌的壁炉架上放着两盆盖有玻璃罩的旧纸花，中间摆着一座最俗气的半蓝不蓝的摆钟。壁炉炉床历来很干净，可见只有在重大场合下才生火。这间屋子有股说不出的气味，姑且叫它公寓味道吧。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哈喇的气味，叫人发冷，吸在鼻子里潮潮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饭后的餐厅气味，酒菜和碗碟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老少房客特有的气味，跟他们伤风败俗的气味凑在一起，则成了令人作呕的东西。

不过，这间客厅虽说让人恶心，要是同隔壁的餐厅相比，它仍然显得体面、芬芳。如同贵妇们的小客厅，餐厅全部装上了护壁板，过去漆的颜色已模糊不清，只剩下一个花花搭搭的底子，上面出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墙边摆着几个黏糊糊的食品柜，上面放着一些破损的、失去光泽的长颈大肚玻璃

瓶，刻花的金属圆垫子，好几堆蓝边厚碟子。墙角有个分成若干格子、标着号码的小橱，存放着寄膳客人满是污渍和酒渍的毛巾。这里到处可见消灭不了的破旧家具，没处安放而扔在这儿。红色地砖因为磨擦的缘故，上面尽是些疙瘩。总之，这里是一派毫无生气的贫穷，那种锱铢必争的、浓缩的、没落的贫穷。即使还没有泥浆，却已有了污迹；即使还没有破洞，不曾褴褛，却快要崩溃腐烂变成一堆垃圾。

这间房子最有生气的时间是在早上七点左右。沃凯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捷足先登，它跳上食品柜，把好几碗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之后，心满意足地呼噜呼噜做起它的早课来，接着寡妇出场了，一副滑稽可笑的打扮，蓬乱的假发上戴着一顶珠罗纱做的无边软帽，趿着一双裂了口的拖鞋。她那年迈多肉的脸的中间耸起一个鸚鵡嘴般的鼻子，一双滚圆的小手，身材像教堂里的耗子团头圆脑，肥硕的乳房颤颤耸耸。她闻着室内暖烘烘的恶臭，一点也不觉得难受。她的脸像秋霜一样，眼睛四周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舞女那样满面春风，一变而成债主那样横眉立目。她的整个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暗射她的人品。她的用毛线编织的衬裙从罩裙下面露了出来，罩裙是旧袍子改的，棉絮从裂开的布缝中钻了出来。这样的装束就是客厅、餐厅和小花园的缩影，同时也暗示了厨房的特点与房客的品位。这位五十开外的寡妇跟一切经历过忧患的女人一样，双眼呆滞无神。房客们说她骨子里是好人，听到她同他们一样咳嗽、哼哼，他们认为她虽囊中羞涩，却是真正的好人。沃凯先生当初怎样，她从来只字不提，他怎样丢了家

私呢？她回答说是“遭了厄运”。她说，他对她不好，只留给她两只会哭的眼睛，用过过活的这所房子和不必同情别人天灾人祸的权利，因为天下的苦她都吃尽了。

一听到主人的脚步声，胖子厨娘西尔维赶紧打点房客们的中餐，一般住在外面的饭客通常只包每月三十法郎的晚餐。

目前，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个。二楼是全公寓最好的两套住房。沃凯太太住了较小的那套；另一套较大的是古的太太住着，与她同住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维多莉·塔耶费小姐。古的太太视她为女儿。这两位女人的膳宿费每年高达一千八百法郎。三楼的两套房间分别住着一个姓普瓦勒的老人和一个四十岁左右、戴黑色假发、鬓角染黑的男子，名叫伏脱冷，他自称为退休批发商人。四楼有四个房间，一间租给了老姑娘米肖娜小姐，另一间租给了高里奥老头。其余两间预备租给短期过路客人。像高老头和米肖娜小姐那样每月只能付四十五法郎膳宿费的穷客户，沃凯太太不大乐意招留这种人，除非她找不到合适的房客。

从乡下来到巴黎攻读法律的青年欧仁·特·拉斯蒂涅，住进了四楼余下两间中的一间。他家境贫寒，家里人省吃俭用，每年挤出一千二百法郎供他一年的生活费用。他深知必须刻苦学习，才能不辜负父母的期望，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他精明强干，有才华，有理想，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在巴黎沙龙他有着机智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交际手腕。

四楼顶上有一个晾衣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克里斯托夫和胖子厨娘西尔维住的屋顶室。

除了七个房客，沃凯太太好歹能拉上七八个大学生和几个住在附近的熟客包一顿晚餐。晚餐时餐厅有十八人用餐，而中午只有七个房客用餐。这些人聚在一起用餐的情景颇有家庭气息。每人穿着拖鞋下楼，对包饭客人的衣着打扮、风度神态、隔夜的故事，毫无顾忌地议论一番。这些房客好比沃凯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按照膳宿费的数目，对每个定下照料和尊敬的分寸，有如天文学家一般准确。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也有同样的砝码。另外，这座房子内部的悲惨景象，从房客的日常穿着上也略见一斑。破旧的衣服、冰冷的面孔、干瘪的嘴唇和贪婪的牙齿，正是客厅景象的写照，这一切足以说明房客明里暗里全受着贫穷的压迫。

老姑娘米肖娜瘦骨嶙峋，可怜兮兮，她那劣质披肩仿佛披在一架枯骨上。当初她一定也俊俏过，怎么会变成现在这副模样？是恶习还是忧愁？是贪婪还是爱得过度？有没有上门做过脂粉生意？还是单单是个娼妓？她是否因为年轻时骄奢过度，所以年老时受到报应？她那尖尖的嗓音好似林中冬天临近时的寒鸣。她自称服侍过一患膀胱炎的老人，那位老人当时被认为没有钱而被儿女们丢在一旁。老人给她一千法郎的终身年金，直至今日，他的继承人还常常为此同她争吵，说她坏话。虽说她的脸盘儿被纵欲摧残得厉害，可多少还有些白皙与俏丽的痕迹，使她身上还存在着一点儿残余的美。

普瓦勒先生简直就是一个机械零件。他走在通往植物园的小道上像个灰色的幽灵：头戴一顶软皱皱的旧鸭舌帽，有气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褪色旧礼服的衣摆随风飘动，两条腿摇摇

晃晃像个醉鬼。他有着一张猪肝颜色的圆脸，形消瘦，上身露出肮脏的白背心，枯草般的粗纱围脖儿，同绕在火鸡式脖子上的领带，乱糟糟地搅在一起。这家伙似乎曾经是我们这个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头驴，做了傀儡而不知道后面牵线的是谁，也仿佛是社会不幸事件或污秽物的轴心。总之，他属于人们常说的“这等人毕竟也是少不得的”那种人。

巴黎上流社会根本不知道这些人被精神的或肉体的痛苦折磨得面如死灰。巴黎是真正的海洋，抛下探测器也无法测得它的深度，不管这种探索与描写要付出多少心血，不管这片海洋的勘探者有多少人，兴趣有多浓，总是会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一个新洞穴，或是几朵鲜花，几颗明珠，或是一些妖魔鬼怪，或是某种闻所未闻、被文学家遗忘的事。沃凯公寓便是这些怪诞的魔窟之一。

在众多的房客和包饭的主顾之中，有两张年轻的面孔引人注目。维多莉·塔耶费小姐肤色苍白，带点儿病态；神情忧郁，带点儿寒酸和娇弱。虽然如此，她毕竟年轻，动作和声音都轻灵活泼。这个不幸的年轻人仿佛一株新近移植的灌木，因为水土不宜而叶子萎黄了。黄里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过分纤瘦的腰身，颇有近代诗人在世纪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表现出她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简朴、经济的衣着委屈了年轻人的身材，她的美丽在于五官四肢搭配得巧妙。只要心情愉快，她会非常动人。她的故事足够写一本书。她父亲自认为有不认女儿的充分理由，不让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他六百法郎，以便把全部财产传给儿子。她的母

亲绝望之中死在远亲古的太太的家里，古的太太便把这孤儿当作亲生女儿一样抚养大。这位寡妇除了丈夫的遗产和抚恤金之外一无所有，不知哪一天会丢下她不管。好心的古的太太每礼拜都带她去做弥撒，每半月去做一次忏悔，为了使她将来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姑娘。她爱自己的父亲，每年都要回家看他，可常常被父亲拒之门外。惟一能从中斡旋的只有她哥哥，但是四年之中哥哥没来看她一次，也未曾给予她任何帮助。她并不责难她的父兄，而且还为他们祝福。

欧仁·特·拉斯蒂涅是典型的南方人：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止、姿态都显示出大家子弟的高雅气质。平时，他衣着朴素，像一般的大学生一样。但是外出的时候，也能把自己打扮得风度翩翩。

那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伏脱冷，却格外引人注目。他肩宽胸阔，肌肉发达，一双厚实的大手，指节间长着一簇簇棕红色的浓毛。没到年纪的打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他亲热的态度、温和的脾气、快活的性情及低中音的嗓门，让人觉得他不像冷血动物。尽管他有一副和善的面孔，但他那深深深深的绵里藏针的目光令人害怕。从他那吐唾沫的架势，就可知道他头脑冷静的程度，为了改变被动的处境，他可以杀人不眨眼。他有法官一样的眼睛，似乎能看透一切。他的习惯是中午饭后出门，回来吃晚饭，之后又出门，半夜时才回来。他另一特点是饭后喝一杯咖啡，每月很大方地付十五法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形迹有什么可疑之处。没有人能看透他的内心，而他却能刺探出别人的许多隐私。虽然他态度亲热，性情温和，但